

虹
影




我们的痛苦，
我们加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虹影

我们的痛苦，
我们加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的痛苦, 我们加糖 / 虹影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5

(百合文丛)

ISBN 978-7-5399-3174-6

I. 我… II. 虹…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0283 号

- 书 名** 我们的痛苦, 我们加糖
著 者 虹 影
责任编辑 杨 倩
责任校对 赵 峰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230 千
印 张 17.5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174-6
定 价 2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甲 汪洋小岛夜话

- 003——— 奔丧
023——— 两个旅馆
025——— C'est La Vie
028——— 失语
030——— 曾经,邮戳是这样盖的
038——— 用一个G的字节

乙 古都斜阳

- 051——— 两块大洋
057——— 仅仅是为了爱
060——— 一个女孩的避难所
064——— 一夜酒人
069——— 意外之痛
070——— 上海小故事
073——— 郁金香香
076——— 死神之约

丙 天涯不归人

- 081——— 当你和我两人都不在世上时
083——— 姐姐的洁癖
086——— 北边小镇
087——— 让我来为你用纸牌算一算命?

- 089——一夜纸街
090——给亲爱的你
091——远离疾病
092——熄掉灯
093——三月桃花天
095——苹果小岛
096——安全地
101——回忆山茶花
102——忘掉一个人,最好就是忘掉这个人使用的语言
104——孤独旅行
105——往喜马拉雅山逃
106——苍白少年
112——老城墙
113——躲在郊外
114——第三封信
116——第五封信
117——终点
118——天使护卫着的人
121——春天的丝绸
124——冬天,我们去南方
127——边境线

丁 脂粉新界线

- 131——小脚与中国男人的“性癖”
135——苏珊娜的爱情
139——没准会以为是一床星星呢
142——我们看男人的方式
144——一群迷失的狗
147——垃圾男人
151——闭上眼睛说我爱你的伟大
155——电话粥还煲吗?
158——穿木屐过 SOHO
162——男人是不是毛虫?

戊 书里书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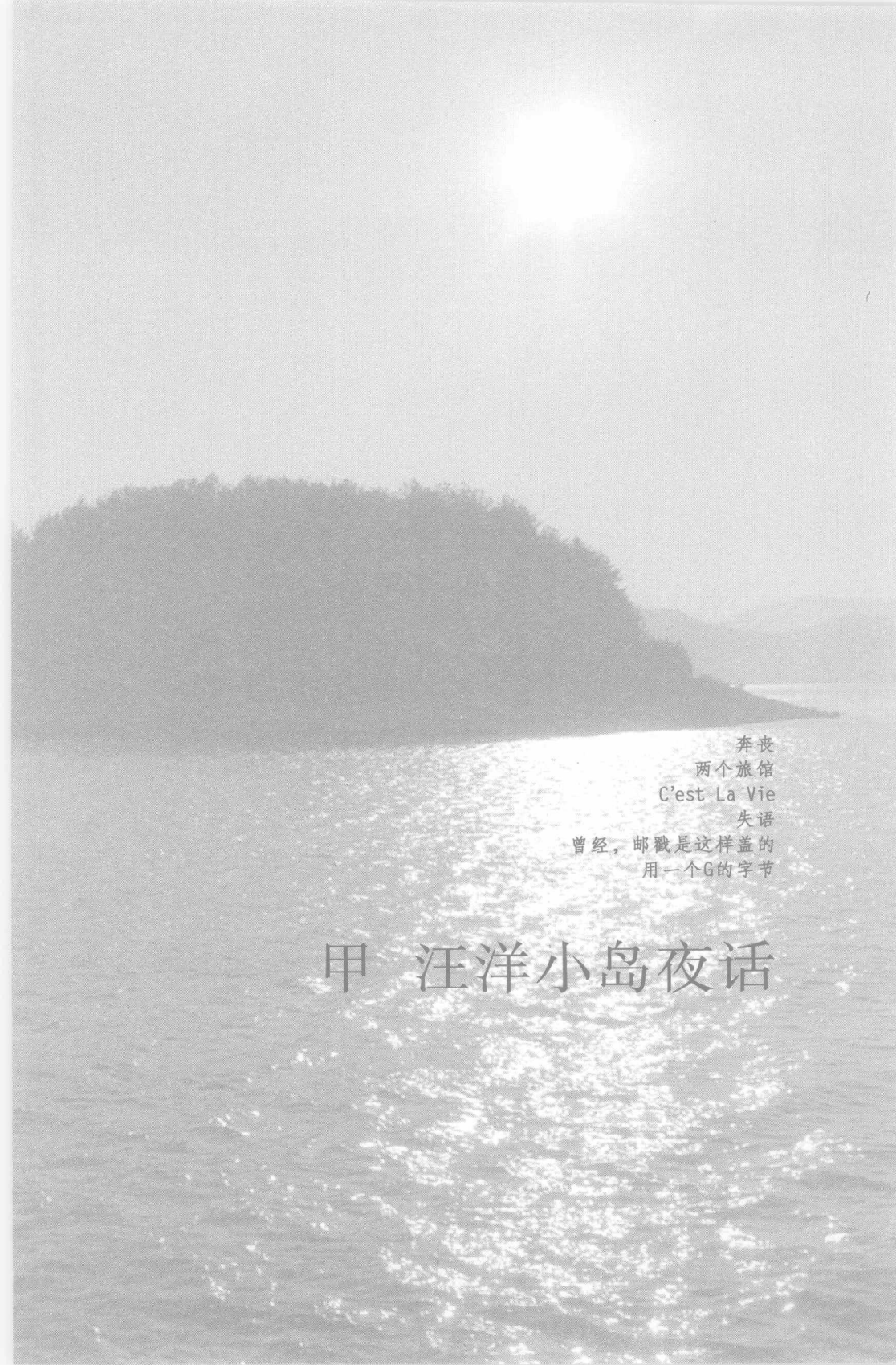
- 169—— 马兰,还有达洛卫夫人
172—— 虹影这个名字
176—— 怕怕日子读搞搞书
178—— 写作
181—— 从O娘到K娘
185—— “无爱”之书
187—— 隐私?名人隐私?先人隐私?
189—— 小骗局组成的非骗局,或非骗局组成的大骗局
192—— 一个有弗里达的深夜
194—— 我的家乡,我的艺术
197—— 我的选择
200—— 我为故事狂
202—— 绿袖子与绿衣人
203—— 以书识人
205—— 视网膜上的歌
208—— 阿难看恒河
211—— 落叶落影
218—— 在东京拜访一事无成者周树人
222—— 狂夜物语

己 童年阴影

- 231—— 重复之冬
234—— 关于宝贝
235—— 相遇
238—— 十字架
240—— 这样痛楚的颜色
241—— 我看见
243—— 小石桥上的女人
245—— 十三岁
247—— 阁楼
249—— 紫红色
251—— 给痛苦加一勺糖
253—— 弦断

——我们的痛苦,我们加糖——

- 257——一笔糊涂账
259——爱情像胡萝卜缨
261——追述
263——长夜
265——开满金银花的角落
266——危险年龄



奔丧
两个旅馆
C'est La Vie
失语
曾经，邮戳是这样盖的
用一个G的字节

甲 汪洋小岛夜话

奔 丧

1

星期二清晨,我接到二姐电话,说昨夜父亲在睡眠中突然去世,早晨母亲才发现。葬礼准备在星期五举行。三句话后,她放下电话。从重庆往欧洲打长途,对她来说太贵。仍握在手里的手筒,嗡嗡叫,很像一个蜂窝。

到卫生间洗脸刷牙后,我坐下,打电话给航空旅行社的一个朋友。那边说明天班机已无票,两天后,星期四,有余票。晚上八点三十分起飞,星期五中午一点十分到北京。我算算,叹了口气,下午,班机什么时候到重庆?

她说上午下午不一样么?你有急事?我说,我父亲过世了,我去奔丧。

她声音一怔,说,真是,真是让人悲痛的事。

听了她的话,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怎么还没有悲痛,我为什么要别人为我悲痛?我请她帮我办一下,在机场取票,就放下电话。好多事需要处理,每天做不完的事。夏天衣服轻便简单,一件件往箱子里装。父亲死了,父亲不在了,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可能不过是多一系列事而已!我抱住衣服,像一个女儿应该的那样哭起来,但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必要哭。

我怎么还没有悲痛,我为什么要别人为我悲痛?

2

第二天晚上按约赴一个聚会。我本可以推脱,但为转

移心思，我还是去了。

我们坐在栗树下吃晚餐，西红柿上加了一圈黄瓜汁，颜色花哨，味淡如四周人的脸。我没有食欲，开始数桌子边的人，除了三人认识，其他五人陌生。这个夜晚，有两只猫，时不时在桌下散步，它们是姐妹。另一个国家打了几年的战争停止了，和平似乎来临。我把葡萄酒换成水，没气泡，既未冰过，也未加热。我身体往椅子里缩。

父亲，你会不会在我面前经过？餐桌上有非常好的鱼，你没有见过。我希望你在我对面的那个位子坐下来，也可以借任何一个位置。但我看不到你，父亲，你的魂在哪里飘游？猫在舔我的脚趾。

我躲在五哥身后。淹死的人躺在长江沙滩上，浑身肿胀，有的翻着白眼，直瞪瞪盯着你。这肯定是冤死的！五哥说。男的要四天，女的要七天，才能从水底浮上来。

父亲说过，男饿三，女饿七。

那是饿死，不是淹死。他纠正我。

那晚入睡，江水竟涨到家门口，伸腿可洗脚。大人们往山顶奔逃。屋顶上爬满人。我坐在门槛上不想离开家，父亲你也在家，耐心地等我。

我家门外有块空地，空地外有小山坡，一片小树林。树枝条长，叶大。树下就是沿路边的瓦房，经常有人走歪路走到那屋顶上。瓦房前有个蓄水池，一年四季都有浮萍，密密盖住水。周围种了菊、兰草和蔷薇。惟有从家门前小径可到那儿。

看着花开得艳，我想偷，偷就得冒险，说不定会掉进水池。一年年掉进池里的猫增多，都是母猫，叫春的声轻了，人也不那么又烦又咒。

月光在水池里最亮，引人一点点向前走。

月光在水池里最亮，引人一点点向前走。我突然停住，一个男人，正把一只活蹦乱跳的猫闷在水池里，露出水面的猫双腿挣扎着，一会儿没动静了。他手一松，那只猫就进入

水里。他做完这事，伸了个懒腰，将湿手在布衫上擦擦。

我一直未动弹，靠着边，早就忘了偷花，看着男人离开。

我看到猫在水池里浮起，身上粘了许多浮萍。

餐桌对面是个女人，我对她说起童年。我初次看见她是在五月，一个月前的一个下午，在郊外山上的一个旅馆里，她半卧在床上。那时我与一个印度女人共住一幢大房子，她早晚必祈祷，声音通过走廊的大圆坛传过来。这个女人当时敲响我的门，问可以用隔壁的房间吗？

我点点头，当然。

那天，她带来一个影响世界的消息，当然也影响我。可是我不知道。

清晨，她开着红车，头发刚洗过，去吃早餐。

这刻，我与她的话转到如何记日记。她说，每个作家的日记都是假的，准备发表，所以像街上算命先生的话，躲躲闪闪，含含糊糊。不错，那天，我就在日记中记了她的名字和开的红车。

她纠正我，说她开的车是淡灰色的。

淡灰色竟是红色，我的日记出了什么毛病，看来我不够作家身分。

她说，每个作家的日记都是假的，准备发表，所以像街上算命先生的话，躲躲闪闪，含含糊糊。

3

上个月，我在南半球澳洲，那儿是秋天。那时父亲你在哪儿？

当然你在床上，眼盲了几十年，几十年你居住在黑暗中。但是上个月，你把心爱的鸟——相思鸟放出竹笼。是不是？那时，你已决定走，孤独地离开？

我从来没想到过你，母亲病重，我只关心她。打电话给她，也从未想到和你说几句话。还好，我也没有想别的男性。男人我不爱，我在看一本书，那书在卫生间里看比较合适。从小我就便秘，便秘时看这种书最好，好多国家的好多

作家在谈论生活，他们的照片在封皮上，都比我快乐，有的人已经死掉，有的人还活着。

我实在不明白，昨晚坐在那么多人当中，难道单是为了逃避悲痛？你知道，我怕生人，我不喜欢人多。你也一样，这样你会非常不舒服。若你不愿出现在我面前，那你到我的身后吧，我很想听见你的声音。说点什么吧，比如，“嘎希多”，浙江家乡话：孩子多，六个。我们饭量大，你担忧；我们穿衣的要求多，你担忧；我们惹麻烦多，你担忧，等等。

若你不愿出现在我面前，那你到我的身后吧，我很想听见你的声音。

我的身后是书架，没有你。

花园离房间就几步路远，我想过去吸口气，大家都坐着聊天，我也得守规矩。父亲，花园里没你，全是陌生面孔，陌生语言，要继续待下去真是很难。花园的喷泉，一阵风拂来水气。我本能地闭了眼。

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这段稍微和缓些。坦斜的石坡，用锤子钢钎打出来的一块石板。洗衣和洗杂物，也洗马桶。偶尔游来小鱼虾，用木缸逆水可截住。

我在水边蹲下。

距石板三步远有一个木栅栏，栏外是一个几乎垂直的大斜坡，水冲下去，像瀑布，人掉下去，命就没了。我把塑料凉鞋脱掉，抓在手里，让溪水冲洗它们，突然发现有个男人站在身边。我抬起头来，不是父亲，一个路人，等着我让出地来，他要洗脚。我没有动，路人暴躁地吼我，并把我拉到一旁，一边洗脚一边吼。有一个星期，我耳朵听不清人说话，里面仍响着那个陌生人的怒骂声。

4

还有一天的时间起程，欧洲与重庆的距离，就要被飞机测量并且缩短。翻出相册，照片摊了一地板，却找不到父亲。我这才想起，他从来不照相，也不与人合影。

我决定去图书馆，那儿清静，但人多。一上午，我读到激情与疯狂，平静与控制，明白了这些与写作的关系；我读到撒谎和逃跑，占有和名声，看出了这些和水的联系。图书馆的楼高过附近的一圈房屋，站在楼顶，几乎整个城市的西南部尽收眼底。天蓝云淡，阳光在窗子上闪耀，斑斑点点，如家乡河流的水波。我是鱼，的确我是特殊的鱼，我也可在岸上存活，飞起来的时候，是侧身向上，越过图书馆这幢带藤蔓的房子或遥远的旅馆十八层，到达幸运的二十七层楼上。我喜欢水，带盐味时，我一定是孤单的；浸入淡水时，则不必孤单。

天蓝云淡，阳光在窗子上闪耀，斑斑点点，如家乡河流的水波。

可是，今天，我才知道一个人，小说中的一个人，我爱他，爱他是由于他爱我，爱他是由于只有他才使我的笑出自内心，爱他是由于他总是见我就笑，爱他是由于他哭，已经两次，当我必须和他说再见时。从前，没有一人这样，父亲也没有这样。

晚上回家，精疲力竭，上床前我吃了安眠药。没它，我睡不着觉。睡不着觉，我就见不到父亲，进入不了另一个非正常世界。夜里他可能会出现，但我求见他心切，想看清他的脸。小时读别人的文章，父亲是背影，背影会越变越小，最后成为一个黑点儿。就让我重新从这儿出发，去想象另外的点。黑色，当然比其他颜色更美。

我是个野孩子。爬树，爬山崖，随时一失足就会落入江里。越凶险的事，越刺激，我越喜欢。父亲从未管过我，他总是沉默，但是一旦做危险的事，我就觉得他的眼睛在看着我。这时我总是怀疑他不是瞎子，他还是那个眼睛能穿透江雾的把舵手。但是他不说话。事过三十七年，我才明白为什么他总是沉默。

昨晚栗树下坐着的人不懂这点，他们高谈阔论，从叶芝到将出现的日食，从法轮功到素食主义。

5

我的梦是一片黑色。

父亲与浙江老家的亲弟弟相逢，是在去年春节前后。大半个世纪惟一的一次。他一九三九年被抓了壮丁，行军经过十一个省，最后部队撤离时，他做了逃兵。然后在重庆船运公司做了水手，在长江上走过多少来回，却从未返回家乡。以后眼睛瞎了，回家乡也没有用了。

父亲去年八十一岁，我的叔叔七十六岁，在重庆南岸，临江而立的白房子里，他们度过了半个月。分手时，两个人抱头大哭。我活到这个年龄，从未见他哭过，但我相信他真的有理哭泣。他们的语言用哭表示，江水在那时清澈，河床枯干，拿一块木板，就可以轻易地游过长江。父亲想不想念船？

如果是一九七八年，我还只是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我就会拿着木板，架在枯干的河流上，让父亲和叔叔过河去。这样渡江，对岸一切都会变，似乎已不是一个有只巨型船的朝天门，也不是一个有巨型广场的朝天门，更不是一个越来越像香港的重庆。我们三人不时移动木板，从一个石礁到另一个石礁。对岸在变化：石坡陡峭，有废弃缆车的朝天门，有生父扔下我时的那张像僵冻人的脸，有母亲绝望的爱情，还有我十八岁逃离家的决心。那个调运船只泊点的小亭，扩音喇叭，两江三岸都听得见。

在岸那边，父亲和叔叔在哭，雾重庆包裹住他们的身影。我喜欢会哭的人，但我不喜欢父亲哭。父亲哭，心里装满了秘密和委屈，连亲生弟弟也不能说。

他渴望我长大，希望我长得很聪明。他驶船经过一片山林，在一个山寨崖边。那儿的水绿蓝，清澈透底，他说过，你就是那儿的鱼，不会叫，但谁看了，谁都会和你一起颤抖

那儿的水绿蓝，清澈透底，他说过，你就是那儿的鱼，不会叫，但谁看了，谁都会和你一起颤抖翅膀。

翅膀。

6

远处教堂钟声和雷声混杂。晚上十一点，我醒来，父亲没有在我梦里出现，我非常失望，肚子饿得咕咕叫。

在厨房做面条。梦不是梦，梦里我是清醒的，清醒得旧事一件又一件翻了出来。父亲，每个人都知道，我并不是你亲生的，我是个非婚女儿。我的那个家曾经为了我，闹成一团，闹上法院。

梦不是梦，梦里我是清醒的，清醒得旧事一件又一件翻了出来。

父亲想过应该没有我，甚至可能希望我死掉。我不存在，他会快乐得多，但他没有做他想要做的事。谢谢父亲最终让我留在家里。而他有多少次机会可以悄悄地把我闷死，但他不愿意；他有多少次机会可以告诉我，我不是他的女儿，但他不愿意。

幼年，我的梦曾一再重复：父亲是一个持菜刀的人，有时他就躲在我的床下。有一天母亲不在，当时阁楼已经坍了一部分，正准备修，晚上一家人挤在楼下父母房里。夜里我大叫着醒来，心里嚷着：父亲不要我！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只有哭，每个人都被我恐怖的哭声吓醒。父亲在另一张床上，安静地说，都睡吧，天就快亮了。

我记得，梦里父亲把我扔在街上。

雨声滴答，时间滴答，我将热面浸入冰水里，做凉面。面条细长，筷子挑到手直举的时候，也没有见到尾。我摸了一下脸，满脸是水，咸咸的。

两个古庙，一个改成小学，一个改成中学；一个在坡上，一个在坡下。小学的庙里夜里有鬼出没，白日上课也可听到怪声。音乐教室有粗大的铁绳，悬在梁上，自动卷曲。父亲这天带我到小学转，说再有三天，你就会坐在教室里。那是紧靠办公室的一间，挂着一年级的牌子。

这口井里的水，以后千万别喝，父亲叮嘱。

别人喝，怎么办？

你别喝就行。

喝不得？

就是，你喝了就会两脚生根，记住没有？父亲不耐烦了，你长大了得远走他乡，才有志气。我们站在山腰往江边看，江心没有船，他用手遮住刺眼的阳光。

7

六月十七日，星期四，晚上七点到希斯陆乘回中国的飞机。

我比两天前更知道，我这次回老家，再也见不到父亲了。

我比两天前更知道，我这次回老家，再也见不到父亲了。这奔丧之途，遥远，炎热。欧洲连续高温，重庆已三十九度了。

父亲不再呼吸的身体，在冰里，在露天，在踏花被和花圈中央。在排队进海关时，我想到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泪又淌了下来，我用手掩住脸。机场里那么多人的说话声，我盼望有一个声音是父亲的：你别伤心，虽然你不如从前忧郁，虽然你的面容用了化妆品装点，虽然你以爱容忍恨，虽然你一天三餐都把小说当饭吃，虽然我什么也看不见，虽然我是一船水手中惟一上过几天小学的人，眼睛未完全坏掉时，可以把一张报纸看懂，眼睛瞎了以后，我靠听收音机知道世事。但是，我知道你，我知道你有一天会写我们家。你已经这么做了，我没看你的书，但是，我知道，否则三年前，为什么那么多人来我们家？

三年前，我告诉父亲，像书一样大的东西，是电脑。我让他的手摸它。每天早晨天未亮，我就坐在客厅里敲键盘，到天黑尽，对岸朝天门的灯光变蓝绿时，才睡觉。

那么多人，来我们家做什么呀？